

松花江上
大型系列文学丛书

城市遗迹

陈明 /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城市遗迹

陈 明 /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城市遗迹/陈明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2.7

(松花江上大型系列文学丛书)

ISBN 978-7-5153-0807-4

I. ①城… II. ①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12016 号

责任编辑: 程黛眉

装帧设计: 瞿中华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 编: 100708

网 址: www.cyp.com.cn

编辑电话: 010-57350521

门市电话: 010-57350370

印 刷: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 × 1000 1/16

印 张: 14.75

插 页: 2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7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0.0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57350337

开头

那个冬天，奇冷。

天不正常，人世间就折腾。

接连几场铺天盖地的冒烟儿雪后，这座北方城市里果然就发生了一件不小的事儿：毗邻江岛、闻名全市的古蓝希大厦，在开业典礼不久突然关板。女掌门去向不明，生死不知。为情为义？为财为债？是挟款潜逃还是遭人绑架？无人知晓。一时间，街头巷尾谣言四起，喊喊声如这些天的小西北风，远看无声无影，近则利刀利剑，凌人血肉。“有关部门”的办公室里，接连不断的电话铃声震得天棚往下掉白灰。吊灯在惶怵地打哆嗦。没人去接那些或者是讨债逼问，或者是幸灾乐祸、心怀叵测的安抚来电。几个主要领导靠在沙发上冲着手指缝里的香烟发狠。他们各个脸色青黄，嘴唇干裂，胃里往上返着臭气。

这一下子，闭门谢客的古蓝希大厦，成了市民们新开发的旅游景点。那些穿着羊毛风雪大衣、格子长裙、黑皮靴的女人们；头顶着纯正俄罗斯水獭帽子的男人们；或者是棉猴外面戴着白套袖的街头小贩、穿着劣质大头鞋的城管……他们或顺路，或专程来到古蓝希大厦前，或指手画脚，或把手套了一个圈儿，擦净哈气，龇牙咧嘴，贴着玻璃门窗往里看，好像里面正演新进口的外国大片。

那天的傍晚，我夹杂在充满好奇、疑虑的人流中，来到古蓝希大厦的广场前。这的确是一座令人叹为观止的现代化建筑。外观上是仿古俄罗斯的，暗黄色的涂料使大楼显得富贵而张扬，与周围的历史遗留下来的欧式建筑形成统一的风格。内部装修极尽当时的顶尖级豪华，大理石地面，纯毛地毯，玻璃幕墙……

就在不久前，在一队穿着摩登的乐手的吹奏打击声中，数不清的人潮

水般涌进这座华丽的殿堂。这里陈列的商品叫他们大开眼界：意大利皮衣、香港时装、法国香水、鳄鱼皮鞋、水獭大氅。虽然价格贵得让人头晕，但懂行的消费者都说，这才是地地道道的真家伙，虽然买不起，看看也过瘾。你还别说，也真有买得起的。你看，那个小伙子陪着女友正在镜子前试穿价格不菲的麂皮风衣，他们的身上落满了艳羡的眼睛。那些天，在古蓝希大厦消费成为富有、高雅的标志。在大街上拎着一个印有古蓝希大厦标志的包装袋招摇过市，会成为行人回头追逐的目标。

谁也不会想到，这一切都随着古蓝希大厦的突然倒闭而瞬间消失，只留下一股不祥的气息在此地氤氲。有知情人说，在商场最后关门的前几个小时，曾有人疯狂地往外抢搬东西，但很快被火速赶来的派出所警察镇住了，一场动乱才没有发生。

这个城市里曾有很多人多次在电视里见过古蓝希大厦的女总经理，在报纸上读过她创业的事迹，当然是经过一定粉饰的了。敢说这样的话我是有根据的。

因为这个女人我认识，而且不仅仅是认识……

第一章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不管日后的历史学家如何给这个年代下定义，它在我的心目中，除却让人头晕目眩的浮躁和喧嚣外，只剩下一个“拆”字。

拆平房，拆楼房，拆工厂，拆教堂。无数的旧建筑，也许是保护建筑；无数的新建筑，也许是前天刚刚建成的，连同大杂院、小胡同、偏厦煤棚，统统被画上一个个白灰圈儿，围住一个大大的“拆”字。白炽灯、推土机、大铲车把城市的很多角落抓个七零八落。这种大规模的拆毁“文革”时曾经有过。在“破四旧，砸烂旧世界”的狂热下，很多珍贵的历史遗迹一去不复返，让人追悔莫及。现在为了什么，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炒地皮，卖大楼，盖大厦，赚大钱。也许你今天还专程来到一个开满丁香花的小院，寻找你童年的小摇车和小哥们儿，明天再来这里一切便荡然无存了。后天再路过这里，一座怪模怪样不土不洋的钢筋混凝土庞然大物从此压碎了你童年的记忆。这就叫时代。

终于有一天，那个大钢铲尖利的触角伸到了江岛——这个城市最后的一块处女地的边缘。发动机的震动，使岛上上万年的白桦林和灌木丛都在哆嗦。这个入侵的机械化队伍实在是太强大了。二十多辆超大型运载卡车，四五辆转盘式大吊车，铲土机、推土机、钢筋混凝土搅拌机、工程指挥车……前不见头，后不见尾，浩浩荡荡，遮天蔽日地开过来。车轮一路碾压柳毛丛发出咔咔的脆响，好像放了一路的鞭炮。无数的苍松翠柏、青杨绿榆，在钢铁的扫荡下，狂风落叶般凋零下来，随后变成绿色的泥浆，在车轮下鼓出噗噗的断气似的气泡。岛上的野鸟惊叫着向远天逃遁。成群的金色蜻蜓和紫色翅膀的蝴蝶云雾般升腾起来，颤抖着双翼，俯瞰着这些钢铁怪物瞬间毁灭了自己宁静的家园。车辙下，肠子流了一地的青蛙

发出最后一声哀鸣。

车队在一片松林前停下了。从一辆“城市猎人”吉普上下来一位中年女子。她一身征尘，一脸疲惫，长长的头发在脑后盘成一个发髻。已是黄昏时分，闪闪烁烁的斜阳从树的缝隙里照射下来，照在这个女人身上那民工一样的迷彩劳动服上，使她有种说不出的庸俗和说不明白的威武。在她的光洁如瓷的额头上你似乎能找到她的谜底一样的东西，那下面，则是一双斗士的眼睛，深思熟虑，贪婪倔强，而又不失妩媚和妖艳，瞬息万变，深不可测，使你时时感到她的可怕和可爱。这样的女人是可以征服世界的。

现在，她面对着眼前的松林，手微微向上，伸出一个手指，立刻，她身后所有机械的响动戛然而止。一片自远古就有的宁静重新笼罩在这块土地上。女人在死寂中愣怔了一会儿，突然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牵着梦游般向松林里走。有人不放心打算跟上去，被她身边的一个戴着墨镜的大个子拦住了。

江岛三面环水，一面接陆。水是松花江水，陆是我们故事发生的城市。每天，太阳从我们的身后升起，缓缓地在城市的上空划过。傍晚，当太阳威力减弱，变成通体温顺金红的一轮时，便在江岛的一侧沉下去。这里的本土著们认为，江岛是太阳睡觉的地方，有着金銮殿一样的辉煌和神秘，像皇上的圣体一样不可触犯，一草一木一石都有着上苍秘不宣人的解释。也许正如此，江岛保留了亘古的原始生态，保留了一块从未开垦的处女地。

江岛和陆地接壤的地方是一片低洼地。以前，每到夏秋上游水位高上来时，低洼地就变成了和松花江连接的河滩，这时的江岛才成为名副其实的“岛”。到岛上找清净的人们要划着小船才过得来。到了冬天，西北风呼啸着在岛的上空打旋儿，整个岛变成一个远古遗留下来的雪雕。

此时，身着迷彩服、腰缠万贯的中年女人江兰蓝一脚踩进松林绵软的植被里，心也“呼”随之往下一沉。她知道随着她的古蓝希大厦破土动工，这片松林将不复存在。几年前，当一群高参聚在地图前选择古蓝希大厦建址时，是她江兰蓝女巫一般将尖如匕首的指甲戳向临近江岛的松林。那时她心里还泛着恶毒的泡沫，复仇的烈焰将她的脸颊烧得通红。她默

默地忍受了二十多年，疯狂地聚敛财富，只为了有这么一天。这个刻骨铭心的伤心之地，让它消失，万劫不复。可是今天，当女人复仇的脚结结实实地踩住它的时候，意识里凝固的冰山却开始消融，胸中的火舌一寸寸回落。女人流下了浑滞的松油一样的浊泪。

二十多年前，一个有着大大的蓝眼睛的男孩儿第一次在这里吻她。那是一个中俄混血儿，长着一头哥萨克式的黑色卷发，鹰式的鼻子，两个大大的鼻孔终日潮乎乎的，散发着青年雄性的腥味儿。几根黑色的鼻毛从里面探出来，让她心跳不止。靠在他小马驹一样结实的胸前，她头一次听到一个男人的心在为她跳动，这让她随时都想为他去死，否则不足以说明什么。头天晚上刚刚下过一场雷雨。有雷的雨是他们相约的信号。蓝眼睛的男孩儿告诉十七岁的江兰蓝，只要头一天晚上下上一场雷阵雨，江岛上的小松林里就会长出成片成片的蘑菇。这是他的高鼻子、金头发的俄裔外祖父告诉他的。外祖父叫它“雷震蘑”。外祖父说，要趁第二天的太阳还没有升到正顶的时候把蘑菇采下来，味道非常鲜美，否则，它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那时，八十多岁的外祖父奄奄一息地躺在破烂不堪的俄式平房里，渴望吃上一口死而无憾的“雷震蘑”，而采蘑菇的少男少女却在雨后的松林中把彼此的心采摘下来。从此，他们不再只属于自己。

紧挨着松林的是白桦林。那时候，他俩常常来到这里，把桦树皮一片一片地剥下来，用钢笔在上面写诗。诗里写到：我愿做路边的一朵野花，终日张望在你必经的路旁，期待着你的脚步将我碾碎……

现在，想起当年那些个肉麻，江兰蓝只剩下苦笑了。白桦树在她的周围默默地惨白着。它们的眼睛从树干里鼓突出来，茫然地漠视着这个带着几分杀气的女人横着膀子穿过了白桦林。它们早就认不出这就是当年那个留着门头的小姑娘了。

江兰蓝登上一座小土坡。傍晚的蜘蛛在忙着结网，准备它的晚餐。夜来香在悄悄地伸展花瓣儿，一缕缕的馨香从含苞待放中渗漏出来。归巢的鸟在树枝上呼儿唤女，有小鱼在浅水洼里慌忙逃遁，搅起一捧浑水。刚才还对往事感怀和愤恨的江兰蓝此时被眼前的自然生态惊呆了。这些年来，她终日穿梭在公路、铁路、民航之中，满眼都是楼房、钢铁、机械、货物和各式人脸，整天的汽油味儿、食油味儿、尘土味儿、人肉味儿、下水道

味儿,使她的嗅觉始终有一股油腻腻的腥膻。货币的金属声,机械化、自动化、电脑化的噪音,人与人之间相互倾轧的骨骼的撞击声,阿谀、咒骂、谎言几乎使她两耳失聪。眼下,她站在江岛的一个草坡上,身后是无语的白桦林,林梢处是如血的夕阳,脚下向前延伸的是一大片绿水般的三叶草,草中点缀着黄色的小花,像被晚霞点燃的火苗一样忽闪着。蟋蟀在草丛中梦呓低吟,迷幻曲似的引领她往前走。草叶上的水珠湿了她的裤角。她蹲下身去,把水珠掸落在她的手心里。她伸出舌头吸吮着,深嗅着那浓浓的草香,然后她把湿湿的手掌拍向她发烫的前额、脸颊。她微醉了一样,任金蜂在眼前飞舞,任小小的游丝一般的褐色蜻蜓落在她的肩头。她小的时候,管这种蜻蜓叫“烟袋锅儿”。她伸手去捉它,它却一缕烟儿似的飘走了。

越过这片草地,前面是灌木丛。灌木丛中长满了黑色的天星星和红色的野菇娘。什么东西从脚下扑棱棱地飞起,向远处的暗影遁去,野雉?鹌鹑?没看清,只瞄到了花团锦簇的一闪。江兰蓝没有想到,一个现代化的都市,一个欲望的旋涡中,居然能保留下这么原始的一隅,这让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甚至大半个地球的阔女人深深拜倒在自己家园的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上。

下了土坡,拐过一片榛子林,她意外地发现不远处一块向阳坡上,有一座半砖半泥的小房子。小房子的四周,长满了黄色的姜子辣花。这花正怒放着,逶迤茫茫,一直伸展到小屋的台阶下、窗台边。小屋半卧在地下,一半在土里,一半在夕阳中。从外面看,窗台紧贴着地面,黄花紧挤在窗口,甚至爬上了屋顶。微风中能听见黄色的花朵互相摩擦撞击的声音,能听见蜜蜂和蚊蝇晚餐的忙碌声,有阳光的余晖烘烤花叶上水珠的滋滋声,有雾气从四面八方小屋和遍地黄花聚拢来的嘘气般的声音。江兰蓝此时觉得自己的呼吸和心跳是这个世界上最浑浊最闹人的声音了。太美了!美到极致了!江兰蓝在心里惊呼着:得此景观,此生足矣!

鬼使神差般,江兰蓝向小屋走去。

推开木板钉成的小门,一股潮气兜面扑来,里面黑糊糊的,什么也看不见。但是凭感觉,江兰蓝知道里面一定有活着的东西存在。正因为她的心情从未有过的好,所以,她对傍晚所看到的一切都充满了从未有过的

柔情和爱。江兰蓝愿意在这座似乎是黄花的灵魂的小屋里继续探索下去。既然一切都是这么的美，那么就让这美梦继续做下去吧。

请问里面有人吗？江兰蓝试着走下几级台阶，向黑暗中问到。

小屋很矮，顶棚有腐烂的秫秸零落地耷拉下来。有小小的没有毛的昆虫在爬行。

果然，黑暗中响起老人的咳嗽声。随后，嚓地一声火柴响，拇指粗的半截红烛被点燃了。火花照着一张骷髅般的脸。那脸是那么的枯萎，面颊深深地陷进牙床里，像里面有什么能吸气的东西把老人薄如绵纸般的脸皮紧紧地吸进去。他的两道又乱又长的眉毛，茅草一样覆盖着一双浑浊的老眼，脸上布满了胡须，深深的皱褶里藏满了泥土，给人的感觉是他同这座泥屋一起在慢慢地腐烂。

江兰蓝的后背凉飕飕的。她的热情随着夕阳的最后沉落而消失了。她在极度的兴奋中走到了这里，遇到了这个不可思议的老人。她和他有什么联系？她凭什么闯进一个孤寡老人的领地，而且是在丝毫没有犹豫的情况下，就像走进了久违的父母的家。

老人从他铺着破棉絮的床上缓缓地坐起来。江兰蓝听到他涩滞衰老的骨骼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像谁在强扭动活了卯的不堪重负的桌子腿儿。借着昏暗的摇摆不定的烛光，江兰蓝看见桌子上的粗瓷碗里有吃剩下的饭，土屋的墙角有黑漆的看不见原色的铝锅、铲子、大勺。

您……就住在这吗？江兰蓝小心翼翼地问。

老人坐在他的铺上，两条细麻秆儿一样的腿一条跟着一条耷拉下来，两只脚在地上趑来趑去地找。江兰蓝低下头在屋里转了一圈儿，认定有一双磨得快要洞穿的塑料拖鞋就是老人要找的东西，她把鞋拎到老人脚下。

您的儿女呢？

江兰蓝此时认定这是一个被人遗弃的孤老头子。

又是一阵剧烈的咳嗽过后，老人异常清晰地说，这也没有你坐的地方啊！

江兰蓝被老人的底气吓了一跳，见了鬼一样盯着他，不大相信从这个衰老的身躯里能发出这么硬朗的声音。那一刻，她几乎想从土屋里尽快

地逃出去，她开始后悔一个人闯进这鬼森森的屋子。

然而，毕竟是见过大世面的女人，她很快镇静下来，尽可能地微笑着说，大爷，您在这儿住很多年了吗？

是。

为什么住这儿啊？

看坟。

冷汗真真地顺着江兰蓝的后脊梁淌了下来，她好像看见老人伸着拆房用的钢铲般的利爪向她走来。人在突如其来的巨大恐惧面前，逃生的思维是静止的。她闭上眼睛，想象着那利爪刺进喉咙的感觉。

有风从敞着的木板门刮进来。老人从她身后的隔板上拿下一个手电筒。然后，他躬着腰钻出土屋。此时，遍地黄花正吐着妖冶的浓香，四周正在暗下来，田蛙在不远不近处不慌不忙地鼓噪，像给它的家人在出一个谜语。江兰蓝觉得她一生的经历都抵不过她这一刻的冒险。尽管她如此地熟悉江岛，她从未像今天这样来到岛的深处，正如她从未听说岛上还有坟，而且有半生半世都守在这里的看坟人。

你看，就在那儿。

站在土屋的门前，老人摁亮了手中的电筒。亮光落处，就在离土屋侧面几米远的坡地，有一个隆起的土冢，乍一看，像一个自然形成的土堆。仔细一看，像精心修葺的大花坛。因为那上面，长满了正盛开的黄花，四周环绕着牵牛花纤细的秀蔓儿。血红欲滴的风仙草，鸡冠草，蓝色的六叶梅，它们开得静静的，含羞带露。仿佛它们装扮的不是一个坟头，而是新娘的花冠。

这是一座女儿坟。老人灭掉手电，声音回荡在夜空中、花草间，又幽幽地转回江兰蓝的耳朵里。

她死的时候才十四岁，你想不出她长得有多好看，她的心眼儿有多好使。要不是有她，这儿的黄花不会开得这么盛，这个岛也不会平静得这么久。

一个冷战，江兰蓝蓦地想起了她的车队，她的古蓝希大厦，她的开发计划……

每到月圆的时候，她都会从坟墓里出来。她哪儿也不去，怕吓着别

人。她就坐在她的坟头上梳头。她的头发又黑又亮又长。她活着的时候，她的奶奶就常常在大月光地儿里给她梳头。一边梳，一边告诉她，月光下梳头，越梳头发越黑越亮，长得越长。老人说。

江兰蓝觉得自己的发髻慢慢地在她的头上散开，悠然地飘落下来。

老人继续说，这个时候哇，可千万别去惊着她，得有人守着她。三更天时，她自己就回去了。如果这时候有陌生人来冲了她，穴道会关闭，那她就回不去了。那就坏了。活人都得有个家呀！死去的人如果没有地方藏身，再善良的人也会变成厉鬼，那世间就不太平啦。

远处，有人在喊。江兰蓝听出是在喊她，可是她不想走。

你来啦，是个缘分。这个地方多少年都没人来过。来岛上玩儿的人走不到这儿。就是偶尔路过，他也不知道这里的秘密，没有人愿意和我这又穷又丑的疯老头子犯话。

喊声越来越近，江总江总的，很是焦急。

走吧，记住我的话，别来惊扰我们。

江兰蓝回到她的越野车上。好在灰暗中，没有人看得见她苍白的脸色。只有那个戴着墨镜的大个子看到她头发蓬乱，感到了她的心神不宁，担心地问她为什么去那么久。江兰蓝按着胸口说，没什么，有点儿走累了。

点亮了车灯，有工程技术人员拿来了图纸，说，江总，我们明天还需要向前推进……

江兰蓝打断了他的话说，不要再往前走了，我去看过了，里面很难走，施工难度太大。

那咱们计划的是……

修改计划，就地扎营！江兰蓝莫名其妙地有几分激怒。

满车的人面面相觑，这是撞着什么鬼了？

城建方面我去疏通。车子返回市里的路上，江兰蓝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她疲惫地将头靠在靠背上，闭着眼睛一动也不想动。

大个子悄悄地问，你在想什么？

半晌儿，江兰蓝摸着自己的头发说，月圆的时候……

第二章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一个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的年头。天落陨石，地表开裂，伟人去世，恶人覆没。欲笑无声，欲哭无泪，人折腾得都木了。

中学毕业的江兰蓝被分配在一个地方国营工厂。工厂在远离市区的一个菜园子里，门前至少有两个大粪坑。这在当时已经是个美得了不得了的工作了。多少人下乡还回不来呢，多少人还接着往乡下去呢。江兰蓝是独生女，上面有文件，说这种情况可以留在父母身边。尽管报到那天，她坐了挺长时间汽车走了很远的路才找到，她还是很高兴。一进厂门，一大帮穿着花裙子的女工正嘻嘻哈哈地往大卡车上爬。填完了表从工厂出来，她傻眼了。那天是西哈努克亲王和他美丽的法国妻子视察这座城市。群众夹道欢迎，姑娘还必须穿裙子。全市公共汽车停运。仗着有了工作的兴奋劲儿，她步行回家，结果正好走错了方向，发现的时候，都干到农村的大野地里去了。等问准了路摸回来，天已经黑透了。等着听好消息的妈妈和院子里的邻居都快去报案了。

这个工厂生产一种傻大黑粗的机器，据说和开采矿山有关。机器一开起来震耳欲聋，就常有零件从机身上震落下来，滚个无影无踪，于是厂长就领着技术人员满地找。有一次加夜班试车，刚启动机器，就发现弹落了一颗螺丝。厂长一声令下：找！人就跟蚂蚁似的四肢着地四下散去。偏赶这时，停电了。那个年头，电金贵，小工厂停电是常有的事。三天两头，一整就躲电高峰，保证大企业、军工企业生产。夜班正干活呢，一个火花闪过，全厂就刷地一片漆黑，一片死寂。领班的头头捶胸顿足，大骂变电所。工人们发出一阵欢呼。他们在黑暗中点起蘸了机油的棉纱，喊着：山里点灯，山外点明子，给老子打酒去！立刻就有小徒工颠儿颠儿去厂外小卖部打了酒，买来白菜，回来乱刀一剁，洗脸盆子盛了，几个说得过话的

师徒头插在一起吃喝起来，等着来电。那天试车又赶上停电，黑暗中几个人同时在地上摸。还好，不一会儿，其中一个人就喊：摸着了，摸着了。厂长挺高兴，摸黑儿接过来，纸包纸裹地掖进八分钱一盒的握手牌烟盒里。这得收好，别他妈再丢了，这螺丝可不好配，等来电再干。然后厂长就扎进工人堆里边大口喝酒吃白菜，边鼓动半大不小的钳工何大白话给女徒工讲鬼。吓得女徒工没等听完就都跑出去了。厂长乐得咯咯地。厂长那年四十多岁，姓纪，是个从工人中提拔起来的干部，没多少文化，满嘴污言秽语，就是认干，没黑没白地在车间和工人骨碌。看男的不好好干活，上去就踢屁股，看女的不好好干活，抽冷子就薅头发。中午看谁带的饭好吃，上去就抢。有一次一个女工干活时间偷着织毛衣，叫他给瞄上了，二话不说，一把拽过来，钢针掰弯了扔进废料堆里，线团顺手扔到房顶上了。不过大伙儿都挺服他，也喜欢他，不记他的仇，愿意和他唠嗑扯犊子，不拿他当外人。

可巧那天晚上始终都没来电。下班时间到了，厂长一声令下，大伙儿就着自制“油灯”把机器收拾了，回夜班宿舍睡觉去了。

第二天天大亮时，电也来了，机器还得接着试。厂长从工装上衣兜把那颗纸包纸裹的“螺丝”拿出来，刚要往上安，细一看，不对，说了句：我操他个妈的哎！大伙儿凑过去一看，立时就都笑没气了。原来昨天晚上那老哥儿摸到的是一颗大蛀牙。

这么个机器发到矿山，光修理工就得跟去七八个，还常常被退货，厂里造得挺穷。食堂长年累月吃包米面窝窝头、高粱米面煎饼。青工们就说窝窝头上的眼儿是做饭的老李头用大拇脚趾头捅出来的，煎饼是卫生纸。

江兰蓝和那个混血儿是一批入厂的徒工。读过《静静的顿河》和很多书的江兰蓝头一眼见到他时，偷偷地在心里惊叹：好一个哥萨克。正是冬天，他戴了一顶当时很罕见的卷毛皮无檐帽，帽子已经被虫蛀得掉了很多毛，估计是他外祖父的东西。帽子很自然很传统地歪戴着，帽下是一双深陷在长长的浓密的黄色睫毛里的蓝色的眼睛，一个高高大大的尖鼻子，两片薄薄的红红的嘴唇。这张脸上集中了俄罗斯血统和中国北方男人的英俊。他的个子很高，肩宽腰细，两条长腿下套着高腰皮靴，一看就不是中

国货。当时的全国是蓝灰色的海洋，爱美的姑娘顶多在额前多留几根刘海儿，把衬衣的白领翻出来。可想而知，这小伙子是多么的出众。尤其是他进厂后，被分配当了电工，屁股后面像挎了匣子枪似的斜拉着一排电工工具。他戴着雪白的手套，穿紧身深蓝色工作服，腰胯一摆一摆地在咣当咣当咔嚓咔嚓的车床、铣床、刨床中间穿来穿去，比二战战场上的麦克阿瑟还神气，晃花了多少青年女工的眼睛啊！

江兰蓝打小生活在一个比较封闭的知识分子家庭，家教很严，看本《白蛇传》都得遭到她爸的一顿痛斥，根本不懂什么叫爱情。开始她有点儿讨厌这个怪里怪气的半拉洋人。这个家伙常常从废料堆里捡出打着卷儿的金属削儿，藏在背后，专门等那个文文静静、见人都不敢抬头说话的江兰蓝走过来时，猛地抽出来，大叫一声：蛇！气得江兰蓝眼泪汪汪，冲着他得意洋洋的背影咬牙切齿，骂他：臭不要脸！臭假洋鬼子！

工厂上下班接通勤的是敞篷的大卡车，前面只有一块广告牌样的胶合板用来挡风。人站在车上，就像歌里唱的战斗在沙漠的石油工人那样：风雪雷电任你打。每天早上不到六点，大卡车从市里最远处的接站点儿出发，把工人和上至厂长一级的干部一站一站地划拉上来。人们顺着卡车后面的铁梯子爬上去，一个挨一个地挤在一起。晚上从工厂出发，按原路线再一站一站地把人卸下去。现在想来总有点儿像运猪或是什么别的牲畜。赶上下雨天，不管你穿什么样的雨衣，也得把你从头到脚淋个透。夏天风吹日晒雨淋都好说，最不好过的是冬天。任你捂多厚的棉袄，车一开起来，那小西北风都变成了小匕首，飕飕几下，就把你身上的那点儿棉花划个七孔八漏。全世界的寒气都打北极集中过来一个劲儿地往你脖领子灌，三分钟后人就冻得说不出整句子的话了。尤其是一个女孩子“来事儿”的那几天，身上一冻硬，鞋底下光脚踩铁板一样的凉，肚子刀绞似的疼，又不好意思吱声，血水顺着棉裤腿子往下淌。下车时，人哆嗦成一团，手把不住铁梯子。好几次，都是那个讨厌的“哥萨克”连扛带抱地把她弄下车的。后来，江兰蓝几次发现，借着人的拥挤，“哥萨克”常常站在她的上风口，为她遮风挡寒。大风小号中，她几乎偎在他高大的身下，听着他不停嘴地说些不咸不淡的笑话气她。她哭不得笑不得，心里挺感动的。

冬天上班，两头不见太阳。早晨五点装完了饭盒从家里出来，天还是

黑蓝黑蓝的，弯月还挺亮地在天边精神着。路面结了一层又厚又硬的积雪，树枝上沉甸甸地挂着霜花。西北风像个不管不顾的清洁工一样，把路面上细沙般的浮雪搅起来，荡过来又荡过去。寒气尖利得让你睁不开眼睛，张不开嘴。一张嘴，牙疼。

空荡荡的马路上几乎看不到人影。偶尔也有骑自行车赶早班的，把戴着棉帽子的头缩在大衣领子里，两个大手闷子像熊掌似的搭在车把手上，奋力地蹬着。车后座上别着的铝饭盒子，让蒸汽锅熏得有点儿发黑了。

江兰蓝虽然走惯了这样的路，也还是觉得有点儿害怕。那个时候，生活贫寒，治安倒还稳定，但也能经常听到抢劫施暴之类的新闻。她斜挎着黄书包，书包上用红线绣着“红军不怕远征难”。不久前，这个黄书包里还装着她中学的课本，现在这个书包里装的是毛巾、机械工人手册、饭盒子。妈妈起大早做的饭菜还是热的，透过棉猴暖着她的腰。她低着头，顶着风，听着自己的鞋底踩在硬雪上的嘎吱嘎吱的声音，匆匆往通勤车站点上赶。猛一抬头，前面高岗上雪雾深处，一个形状奇特的东西正迎面飘然而下。车间停电时，常听钳工组的何大白话讲鬼怪故事，什么大头鬼，无头鬼，裹着白布的走尸什么的，吓得她毛骨悚然。现在她真的看见一个她从未看见的东西，基本上是一个人型，只是脑袋也太大了，是常人脑袋的好几个大，四方型，惨白惨白的，没鼻子没眼睛。下边是白衣服白裤子在风中飘摆。江兰蓝转身想往回跑，又怕它从后面扑上来；想迎着它走过去，摆出一副不怕鬼的架势吓跑它，那腿咋也不听使唤。她傻子似的呆愣在路旁，望着那东西越来越近，脑子一阵阵发木，耳朵里嗡嗡响。

突然她听到背后有人说，一大早晨的搁这发什么呆呀，快晚啦。

她吓得一个高儿转过身，是那个“哥萨克”。随即她就要往下倒，被“哥萨克”一伸胳膊挡住了。

咋地啦你？见鬼啦！

鬼……鬼……她躲在他身后，哆哆嗦嗦地指着“大头白鬼”。

“哥萨克”也紧张起来。他歪着头仔细看着那“鬼”，突然龇着他的小白牙笑起来。他用温热的大手托起江兰蓝有气无力的下巴，让她好好看看那个“鬼”。

“鬼”正好从他们的身边经过。那是一个穿着一身白袄白裤的朝鲜族女人，头上顶着一个白布的大包袱。她走得很急，拔着腰板，白包袱稳稳地顶在头上，潇洒又自信，走过他们身边时还友好地冲他们笑笑。

“哥萨克”用棉手闷子抽打着她肩上的霜雪，大清早的见鬼？你瞅你这点儿胆儿。

江兰蓝破涕为笑。她看到，“哥萨克”羊卷毛皮帽上挂满了白色的霜，深深的眼睛里映着蓝天上残星的光，薄薄的欧式嘴唇上，已长出绒绒的黑软软的胡须，又高又尖的大鼻子下的鼻孔里，流出半截清鼻涕。江兰蓝用棉手套狠狠地拧去他的鼻涕。

你好？！你个大鼻涕鬼！

他们都莫名地兴奋着，向通勤车站跑去。

从此，每天早晨，无论春夏秋冬，路口上总候着一个高高的身影。在江兰蓝的眼中，那是她的朝阳。

“哥萨克”有一个很中国的名字，叫高志强。

江岛松林里的初吻后，江兰蓝和高志强的关系基本上就公开了。没人再拿他俩的关系打趣了。他们在公开场合也不必再躲躲闪闪了。他们在食堂一块儿吃“老李头用大拇脚趾头捅出来的窝窝头”，吃“卫生纸煎饼”。转眼三年学徒期满。虽然当时提倡晚婚，二十多岁的大姑娘大小伙子了，也该谈婚论嫁了。但高志强似乎并不着急。江兰蓝家他倒是常去。江兰蓝的父母很喜欢这个漂亮又热情的小伙子，买煤劈样子的活儿基本上也让他全包了。可高志强却从来没请江兰蓝到过他的家。江兰蓝只知道他家住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路不好走。他的父亲早就去世了，家里有母亲、外祖父和两个妹妹。

年轻人在一起，今天就是全部。江岛上采蘑菇，白桦林里写诗，松花江边吹口琴，他们玩得癫癫狂狂、疯疯傻傻。明天对于他们来讲，是很遥远的事。直到有一天，厂里出了一件大事，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纪厂长死了。

四十多岁，黑乎乎，乐呵呵，结实得像台牛头刨一样的厂长得了一场感冒，半夜开始发烧。他躺在工厂的医务所里，吃了点儿退烧药，浑身上下出了一层透汗，水洗的一样。汗干了，高烧又来了，这回打退烧针也不